

金雨集

毕 奂 午

金瓶梅

金瓶梅

金瓶梅

金 雨 集

毕 爽 午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通城县印刷厂印刷

•

787×960mm 1/32 4.625印张 75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307—00251—5/I·8

定价：1.95元

《金雨集》前记

这一本小册子，实际上包括两本书：一是《掘金记》，一是《雨夕》。它们是三十年代我这个年轻人的文艺习作。虽属文艺习作，但在当时的我，却如一个新士兵，刚一入伍，即遇上了战争，上了战场，因而这“习作”，其实是拿着枪，一边打仗，一边操练，随时学习，又随时用它来射击的。当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些青春的幻想与蛮勇，但却已在好些位敬爱的师长及好朋友的教导下，知道打仗要有目的，射击要有技术——这大概就是所谓写作要十分注意内容，但也更应该注意技巧吧。

在上面提到的敬爱的师长及好朋友，特别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于澄宇、王西徵、高滔先生及巴金、靳以、李尧林、何其芳同志，这两本书从写作到编印、出版，几乎都有他们的手泽。

《金雨集》是从《掘金记》和《雨夕》两书名中各取一个字来命名的。两书都是好友从远地搜寻复印寄给我的。但《雨夕》已是残书，其中两篇文章《缴械》及《艺术的劫运》，

听说在出版时即为检查机关抽去，现在已无法查补，只能在付印时仍照原目录把题目写上，文章听其缺漏，这也好，或者可供读者辨识一下当年反动统治者的铁蹄，在文化事业上践踏的蹄痕。

最后的《牧歌》，乃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写的两首小诗、一篇短文。那时，不过是为了告诉惦记我的师友们，我尚存活，只是由“放牛”又改业为当教师了。

1986年12月癸午记

目 录

《金雨集》前记	1
---------	---

掘 金 记

题 记	2
-----	---

第 一 辑

春 城	5
村 庄	6
田 园	9
牧 羊 人	10
村 姑	11
书 筒	12
感 谢	13
山 中	15
秋 歌	16
掘 金 记	17

第 二 辑

人 市	22
下 班 后	26

潰	敗		33
幸	運		38

雨 夕

雨	夕		49
故	事		63
火	災		68
繳	械 (缺)		
艺术的劫運 (缺)			
灭	亡		85
火烧的城			89
失落的诗篇			91
琴			95
后	记 (巴金)		100

牧 歌

初出牛棚告白(一)	102
初出牛棚告白(二)	104
关于读“天书”寄友人	
——牛棚小简杂抄	106
小 屋	109
《金雨集》(重印《掘金记》《雨夕》)	
读后记	易竹贤、皮远长 111

附录:

老诗人毕矣午今昔记.....马希良 131

掘金记

题 记

首先，我要说出写作这小集子的时期。不过我并不是想藉时间的早晚来替小集子掩盖什么。

这里面的文字，一大部分是在我上中学时写的。春城、村庄、田园……这些都就是当时国文先生在讲台上出下的题目。

几位国文先生是应当特别感谢的。一位是于澄宇先生，一位是王西徵先生，一位是高滔先生，他们都曾鼓励过我。

对于什么是诗或怎样写诗等类的文字，在那时自然是有些看不懂；但我也总没有留心过。幼时对于几种玩具，如木马、布老虎……是那样渴望地想知道它们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对文学理论则从未发生半点兴趣。

因此，这小集子算作诗集，真有些勉强了。

四篇散文写的时期略微靠后，是两年前的吧。我从中学毕业了，趁暑假回到我那位置于一个大矿山附近的故乡去一趟。在那里我看见不知有多少的人是遭遇着象外国小说里面所描述的滨海渔民的同样命运——

滨海居住的壮丁们的生命是都被大海吞噬

了。

河泊山下的居民的幸福也多半在那怀抱着煤块的岩石上撞碎。

于是我便描了这样几幅小画。但它们并没有把河泊山下居民的哀愁的万分之一申诉出来。

一九三六，二月，廿五日。

第一辑

春 城

也是春天。
永不带手套的乡下人
挥着解冻的鞭子，
赶着马车，
冒着杏花雨，
隆隆地进城来了。

过高高的城垣，
到杂遝的街头，
是那花岗石、水泥
各样的建筑物之间
都是拥挤着寻求职业的
带着菜色的
黑眉男子。

没有一棵苜蓿花！
没有一棵金凤花！

一个鞋匠，
以麻缕维系其生命，
摸索于人类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村 庄

……贫穷的村庄，
没有名称的村庄，
垂头丧气的村庄，
悲哀的村庄，
没有依靠的村庄，
容消色衰的村庄。

——C.D. Balmont——

但是我曾爱此村庄，
它那金黄色的麦浪，
象沿着晚霞，
堆集着波涛的海洋。
金红色的
高粱穗子长满山坳。

但是我不能不抛弃这村庄，
“总之，只剩这一条办法……
我早已想过了的……。”^①

① 这句话摘自《毁灭》中莱奋生的。

虽则随着那春雷的呻吟，
我曾把绚烂的梦境铺张，
让大麦开着花，
让荞麦开着花，
让玉米开着花，
让豌豆开着花，
让那从海洋上
飞来的云彩，攀住
那塔尖式的白杨树，
俯瞰这披花的乐土。

但是我不能不抛弃这个村庄，
每天我曾伴着那铅似的朝雾从家中走出，
流尽了一天的汗，
踏着那无声的银色的月色，
带着一身疲倦归来。

在途中，我曾看见那美好的
夏日黄昏，
灿烂之夕照，
把村庄上的烟囱都镶上黄金。
但是那正倾吐着的
缕缕的炊烟，却夹杂

我们劳作的辛酸。

我们曾把自己的谷子
一大排，一大排的割倒。
我们曾换得一个钱票小而又小。
我们脊背上
那干枯的汗浆，
已闪耀着来日的饥荒。

听呀，“如雅各同巨魔抗战”^①
那秋风又在森林中叫号，
但是我们拿什么来过冬呢？
多节的手里只一柄缺齿的镰刀。
所以，我必须抛弃这村庄，
“总之，只剩这一条办法……”
我早已想过了的……”

① 这个形容语是郎斐洛在他最著名的长诗
“Evange'ine”中用过的。

田 园 人 羊 郊

新的鞋子，
踏着旧泥土。

到五月的海洋，
眺望田间的麦浪。

在农女的厨边，
是谁燃点起通红的火焰？
——象菟菁，象石榴花，
又如一片绚烂的晚霞。

牧 羊 人

田 圃

牧羊人
吹着口笛，
把东风唤起。

到那披花的路，
看主妇们带着钥匙
巡视谷仓。

可怜的岁月是如此凋零，
黄金色的米粒，价值——
等于几瓣残红。

听呀，红膝鸟在悲怆地叫号，
三月的太阳
空照银齿的镰刀。

汗水，与泥土
再也不能塑成
美丽的幻梦了。

春雷，如失意的老人
在阴沉的天空
隐隐呻吟。